



宁波话中的“戏”味

宁波话趣谈

◎赵淑萍

“锣鼓响，脚底痒”，这是对戏迷的生动写照。“看戏呆子，做戏癫子，编戏才子”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，大家都心甘情愿去做“呆子”，尤其在那个娱乐活动很少的年代。乡村临时搭建的戏台下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围得密不透风。同一出戏，常常是看了又看。说到理由，戏迷们会抛出一句石骨铁硬的宁波话“本本熟，剧剧生”。意思是同一个剧目，演员不同，舞台上的气象就不一样。当然，此话有时还用来揶揄那些看戏不求甚解的人，似乎每一本都知道，但是，一到具体细节、场景，则完全陌生。

宁波人看戏，活学活用，常把戏中人物搬到生活中。于是，能说会道、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女人，被称为“阿林娘”（《碧玉簪》中唱“手心手背都是肉”的王玉林的母亲）。势利的中年妇女被称作“方脚姑娘”（《珍珠塔》中小方卿的姑母）。如果人长得猥琐且常有偷鸡摸狗行为，那就是“娄阿鼠”（《十五贯》中的盗贼）。大人教育小孩，通常是一打一抚，“一个扮红脸，一个扮黑脸”。“红脸”是关公，重情义，关键时念旧情，放曹操一马。“黑脸”是包龙图，铁面无私。宁波人还形容饱食终日，福气好的人为“脚翘王天豹”，王天豹是《王老虎抢亲》中的王老虎，仗着老子做官，每天锦衣玉食，肆无忌惮。

当然，还有关于一些名角的。梅兰芳先生眉清目秀，动作、身段也干净利落。宁波话就有“煞清爽，梅兰芳，再要清爽大脚膀”。这是戏谑，意思是你再苛求除非你自己去表演。这句话说着说着，就越发“促狭”起来，有一次，我在慈溪，亲耳听人说“煞清爽，梅兰芳，再要清爽火着光”。毛佩卿老师是宁波著名的越剧小生演员，她一生所演角色，囊括所有的小生行当：翎子生、扇子生、穷生、武小生、袍带小生等。她自然试过不少行头。以前，形容一个人衣服多，脱套换套，就说“毛佩卿的行头”。生活中，多愁善感，动不动就涕泪涟涟的女子，宁波人谓之“哭旦”或“戚派哭旦”。“哭旦”就是悲旦。越剧名家戚雅仙演过很

多悲旦，像《血手印》中的王千金、《玉蜻蜓》中的志贞、《玉堂春》中的苏三。她的腔调听上去总是有点悲苦的味道。

看几年前老版的《得月街》，《养狗风波》那集中，阿俐骂丹丹为“吊脸鬼”。起初以为“吊脸鬼”就是成天板着一张臭脸的人。后来才知道，“吊脸”指演员化妆开脸，“吊脸鬼”意思是又当鬼又美化自己。还有一句“吊脸无常”也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些宁波话，跟戏曲中的唱腔或程式有关。戏曲中的“花腔”，极富戏剧表现能力，花言巧语更换话题就叫“调花腔”。戏曲中的“翎子生”，往往是英俊年少、威风凛凛的武将，如周瑜、吕布等。翎子，是插在武将盔头上的两根长长的雉鸡翎，除起装饰作用外，还通过舞动翎子，作出许多优美的身段动作，表现人物的心情、神态。宁波话“甩翎子”就是“暗示”之意。如果对方会意，那就叫“接翎子”。形容一个人穷途末路时身形狼狈、拼命奔走的样子为“头发甩散”。“甩发”也是中国戏曲表演中很常见的程式动作，小生“甩发”一般都是落难。

宁波话中还有一些关于戏曲的谚语，很好地说明了世情和戏理。宁波地方戏曲，除了甬剧、姚剧、宁海平调，还有四明南词和走书等。南词大多词章华丽、曲调典雅，常常为士大夫赏识，一般都是在大户人家寿诞、喜庆的堂会上演唱。走书则是佃工在农作中你唱我和发展而来，比较通俗。“南词唱华堂，走书下农庄，评书进茶坊”就生动地反应了雅俗不同的曲艺形式和听众对象的分流。戏演得好不好，逃不过观众的眼睛和耳朵。对于那些没有真本事，但是工具却备得一应俱全的，称作“戏文煞做，刀枪有货”。“煞”是“勿会”的合音，意为不会。再比如，戏不好，锣鼓来凑热闹。民间有话“破帐蚊虫多，破戏锣鼓多”。如果琴技不好，“讨饭胡琴隔壁听”，讽刺只能远闻不能细听。当然观众也不是一味的严苛，有时很理解演员和剧团的难处。“上山还是落山难，上台还是落台难”，既是说演员台下练功的不易，也指剧团经营的不易。

野蔬飘香

方寸田园

◎陈慰萱

季节更迭，暑去秋至。

上午雨过天晴，天空湛蓝，空气清新，我走上屋顶平台，这里是我的阳台“菜园”。小小的两畦菜地上，菊花菜（蒿菜）正在恣意地伸展着，雨水将片片绿叶洗刷得洁净鲜活，愈显得生机勃勃；边上长着的马兰头也老了，开出了朵朵小花：鹅黄色的花蕊，淡紫色的花瓣。看着这清丽朴素的花朵，让我不禁遥盼起明年春上那一茬又一茬嫩绿的马兰头来了。

在这两畦小菜地上，我曾经种过蚕豆带豆毛豆，也种过丝瓜青瓜南瓜，还种过番茄茄子土豆……最终均因收获惨淡，得不偿失而罢种，究其原因，大都是我的疏于管理所致。前几日博友在网上晒出了她的绿植美照，因着她的心灵手巧、勤勉认真，居然把家打理成了“花博会”，让人羡慕。我生性大大咧咧，蒔花弄草慵懒粗放，终究难成正果。几年前从姜山阿姨处移栽一株菊花菜，生命力极强的菊花菜耐得住干旱、经得住寒冷，从此扎根我家，每年春季分枝繁茂，长势快猛，如今的两畦菜地已经是菊花菜的天下了。我又在它的旁边种了些马兰头，自此这两畦菜地便成了我家的野蔬基地，平民化的野蔬不患虫害，无须细致管理，也不必每天浇水，非常省心。外出发

游时少了牵挂，闲暇时偶上平台，常有菊香飘逸、野绿盎然。

菊花菜性味甘，能清热解毒，炎炎夏日里懒怠出门买菜时，便去采摘一棒菊花菜的嫩茎嫩叶，洗净后沸水中一焯即捞出，一半用来放鸡蛋汤，一半切碎加盐拌上香干丝、淋上麻油、撒些许味精。端上饭桌，碧绿澄清的菊花菜鸡蛋汤、清爽鲜香的凉拌菊花菜顿时让人胃口大开，味蕾生津。过年时家人团聚的年夜饭桌上，端上来一大盘翠绿莹白的菊花菜炒年糕，立马几双筷子同时伸了过来，吃多了大鱼大肉，吃些菊花菜解油腻是必须的，一家子吃得有滋有味，不亦乐乎。

萧瑟秋风里，菊花菜迎风绽放，黄灿灿的小花开满枝头，千朵万朵团团簇簇，阵阵清香浓郁，引来蜂蝶萦绕。这时节摘下枝头含苞未放的花蕾，上笼稍蒸一下后摊开晾干，便是极好的花茶了。闲暇时取上七八粒干品，放入透明水杯中用开水一泡，欣赏着杯中的小花上下翻腾，看茶水渐渐黄亮，慢慢呷上一口，一股清香便直沁心脾，真的好享受。

野蔬菊花菜，宜蔬宜药朴实平和，平常菊花菜，随遇而安宁静淡泊，小小菊花菜，花开馥郁气清飘香。



宁波市图书馆主办

“我的阅读生活”征文选登

私人阅读回忆

◎陈科杰

我，书呆子一个，读了很多书，只学得了“不求甚解”，却忘了“学而时习之”，东鳞西爪，日久就如浮云散了。

幸好回忆是私人的，任何人也夺不去，就如陆焉识在牢里打腹稿向婉瑜讲述自己的狱中生活，平反出狱后，他把记忆里的书稿全部誊写完，可婉瑜却已失忆，空悲切，让我想起恩娘的一句话：读书是最没有用的了！

我就是这样一个读着没有用的书的人。孩童时从小伙伴手中抢读《鸡毛信》、《小兵张嘎》等小人书，到表哥的书架窃读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杨家府演义》、《聊斋故事》等杂书，似懂非懂，囫圇吞枣，只是觉得文字书比图画书更精彩，仿佛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

一天，我家旁边忽然多出一个老头，每日早晚总在门口喝茶看书。我就蹲在那儿翻看他的书，偶然间看到封面上画着一个侠客，上写“天涯明月刀，古龙著”，只看到夕阳西下，两腿发酸。老头问我：看得懂吗？我点点头，他从房内拿出一包书，外面还有黄色书皮，上写“倚天屠龙记”，我精神为之一振，靠着天去砍龙，一定很厉害，捧起书来屁颠屁颠跑回家。就这样，从老头家借阅了许多武侠小说，有金庸有古龙也有梁羽生，由此我的作文也开始模仿古龙，一两句话一段，一两个字一段，老师评语：乱分段！

进入初中，遇到一个即将退休的语文老师，他是本“故事会”，上语文课为了不让我们这些顽劣分子打瞌睡，天天都讲故事，从古到今，天花乱坠。我听得也不亦乐乎，学得还是一塌糊涂。唯一的好处就是，写的作文不再是兔子尾巴一截，比较长了，还当上了语文课代表。这期间，节衣缩食半月能买一本书，开始读了许多文学名著，像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老人与海》、《三国演义》……认识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，觉得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最美的地方。

求学路上，我读了不少闲书。寝室——图书馆——书店，朝夕与书为伴。不知情者以为是在钻研多么高深的学问，其实我只是钻在书堆里的一条蠢虫，散文杂文随笔小说古典现代抽象朦胧现代后现代意识流，读到诗歌写诗歌，读到散文写散文，读到小说写小说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到头来食而不化一事无成，仅仅多认识了几个作家，在班上掀起过格非热、余华热，也与伙伴们一起通宵读路遥，泪奔到天明。

在工作后，身边朋友一个个买房买车，我的一点小钱只有买买闲书。买书速度顿时超越了阅读速度，堆满了书架，可我的内心却更空了，这就是物质文明超越了精神文明的后果。这时我读到了《往事并不如烟》、《寻找家园》，品尝到了人间冷暖酸甜苦辣，懂得了生命的卑微与尊严，也让我不再因为金钱名利而彷徨。

读书廿年有余，读得多也忘得多，虽吉光片羽，但也没有白荒废少年好时光，雪泥鸿爪总会在心底留下一些什么。虽然没有得到黄金屋、颜如玉，但阅读过的小说，丰富了生命的阅历；阅读过的散文，品味了生命的情怀；阅读过的诗歌，洗涤了心灵的创伤。这不就够了吗？

世界虽纷杂，我尚能捧书卷，人世多诱惑，我仍待它如初恋。让我守着心爱的书，读着它慢慢变老。

总第 5977 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配图 沈欣

